

M I N G J I A B I X I A D E G U Y U A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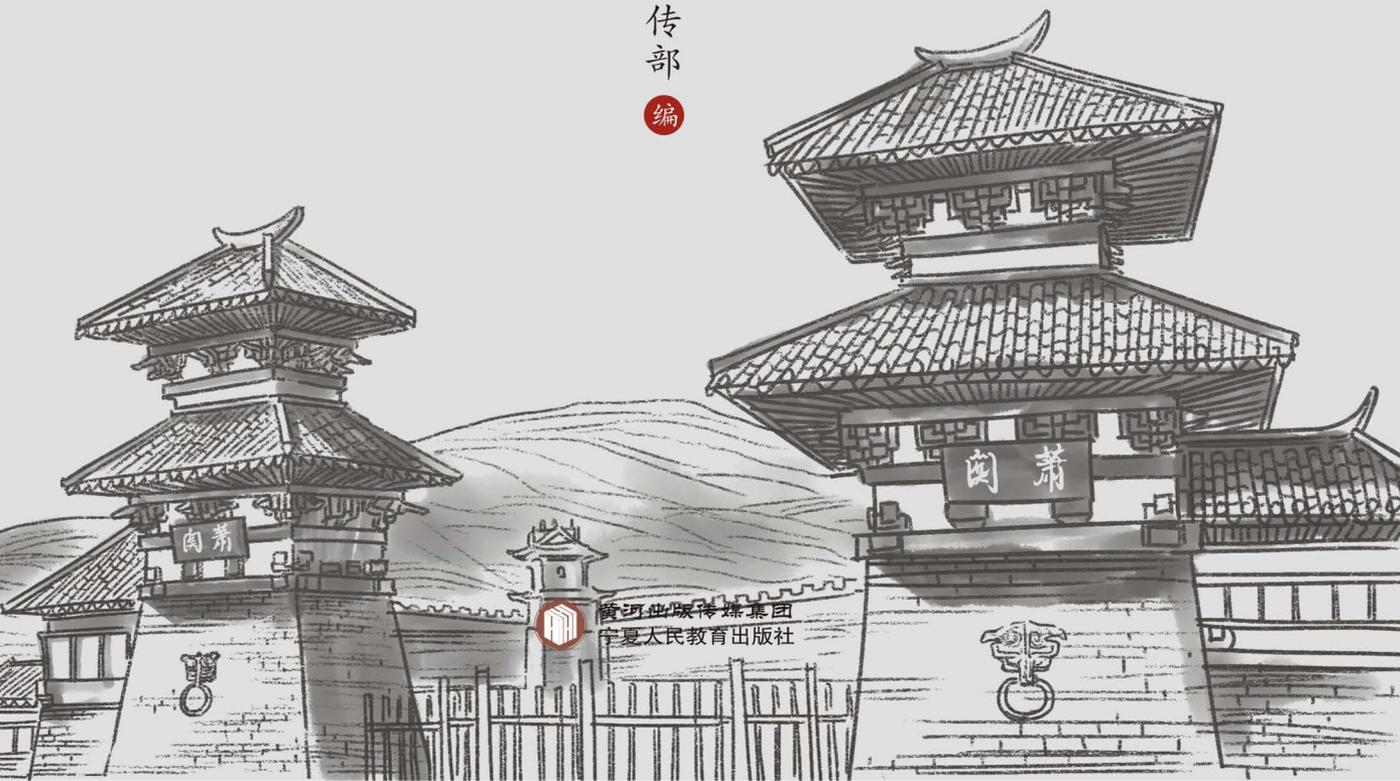


名家 笔下的固原



固原市委宣传部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M I N G J I A B I X I A D E G U Y U A N



名家 笔下的固原



固原市委宣传部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笔下的固原 / 固原市委宣传部编. -- 银川 :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544-1937-3

I. 名... II. 固... III. 文化史—固原 IV.
K29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6965号

名家笔下的固原

固原市委宣传部 编

责任编辑 孙莹
封面设计 星秀
责任印制 殷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4768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1937-3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正儒

自古以来，一台亭榭、一弯瘦水、一抹夕阳、一觞流曲，在文人的抚摸和咏叹下，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共同构筑了一札典籍、一册山河。人类的文化史便是经由这些个性鲜明的私人印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无不透射出迷人的光泽，照耀你们，也照耀着我们，照耀着后来人。在解决自身矛盾的时候，或许能在烟雨般的文字里发现个人的悲欢和历史的壮阔。

说说固原吧。

三千多年前，《诗经》记载了周王朝攻打獫狁民族的一场战争，“薄伐獫狁，至于大原”，由此，文化固原的符号就出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这个耀眼的瞬间，也是描摹记述固原最早的诗篇。

是的，固原是一垄诗歌的麦田，更是一坡散文的森林。

从岑参、王维，到斯文·赫定、谭嗣同、林则徐，到王洛宾、塞克、萧军，到李敬泽、雷达、舒婷等等，这些历史名人和文化名人，或中原北上，或黄河西渡，或草原南下，或西出边塞，一路来到固原，或途经，或小息，那些长城、烽燧，那些青铜、残简，那些山岳、人民，便与他们同呼吸，同生长，结出了文化的果实。

远的不说，我们把目光定格在当代。

看看李敬泽笔下的原州。

再看看人邻、石舒清、郭文斌等的低吟浅唱。

这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最好实践。

再说说固原。

建设一个强大自信的文化固原，不仅需要名家大家的抒写关照，更需要本土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勤勉努力，立足固原，放眼全国，用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表达人类共通的价值和经验，为当代文学和艺术贡献出我们的智慧，在平等的平台上，开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文明对话。

历史在选择着我们，我们也在选择着历史。

这个变革的时代，应当是诞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时代。胸怀历史，拥抱当下，放眼未来，人民，唯有人民是我们无尽表达的源泉。俯下身去，深入泥土，用丰富的情感和丰满的形象，写出属于自己的固原故事、宁夏故事、中国故事。

关于固原的文学叙述，有些被记载，有些或消失，有些散落在各类书刊中，编辑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我们已经努力了。应当说，这是一本散文的固原之书，人文的固原之书，文明的固原之书，以此献给曾经或现在生活在固原的人们，献给现在或将来阅读固原的人们。

目录 CONTENTS

- 文学照亮生活 / 铁 凝 / 001
- 坚定的自尊书写 / 张贤亮 / 005
- 绿色之路——固原行 / 陈育宁 / 007
- 寻常萧关道 / 李敬泽 / 014
- 走宁夏 / 雷 达 / 027
- 百年震柳 / 梁 衡 / 037
- 总有一天我要去看看这些城堡 / 曹文轩 / 043
- 探访文学之根 / 彭学明 / 049
- 天开文运西海固 / 冯剑华 / 059
- 西海固断想 / 石舒清 / 061
- 永远的堡子 / 郭文斌 / 069
- 六盘山 / 李进祥 / 075
- 在西海固一个村子里 / 季栋梁 / 078
- 与固原猝然相遇 / 郎 伟 / 105
- 钟情于同一片土地 / 丁文庆 / 109
- 想固原 回固原 / 袁伯诚 / 112
- 又见屈文焜 / 木 斧 / 118
- 走出沙沟的了一容 / 马知遥 / 121
- 接近诗歌 远离诗坛 / 林 莽 / 124

固原赋 / 兰书臣 徐兴亚 / 126
而立之年：在那片土地上 / 屈文焜 / 130
抱了一千多年 / 庄电一 / 136
马铃薯的文学缘 / 王 千 / 141
等待马金莲 / 叶 梅 / 144
走读西吉 / 付秀莹 / 147
西吉吉祥 / 吴克敬 / 151
破译西海固 / 武 歆 / 154
沙沟行 / 了一容 / 158
一位老人 / 人 邻 / 170
天都山 / 梦 也 / 173
仰望六盘 / 漠 月 / 176
西海固人，警惕“忠厚” / 南 台 / 183
秦长城纪行 / 华世欣 / 187
雨中须弥 / 范泰昌 / 193
千古雄关行 / 徐兴亚 / 199
孤独西海固 / 朱世忠 / 203
固原恋 / 李振声 / 210
释读西海固历史的辉煌 / 张 嵩 / 214

文学照亮生活

铁 凝

铁 凝，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麦秸垛》《哦，香雪》等。

我自己也是西海固作家群的读者之一，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在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有实力的作家。在今天，仍然有一大批对文学怀有虔敬之心的作家们、作者们，在这块土地上潜心创作。你们的经历和实践，同样让我感受到

文学不仅照亮了你们的生活，也铸造了你们的内心。

我还知道我们当地的一位业余作者，以及他发表作品的方式：把自己写的诗贴在门板上，然后背着门板赶集，让过往的人欣赏他的诗作、他的文学创作。他这种豪情万丈的发表自己诗作的方式，可能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他这种倔强的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情意尤其让我感动。

特别当我来到宁夏，从昨天到今天还不到 24 小时，我一直在想，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

001

名
家
笔
下
的
固
原



002

名
家
笔
下
的
固
原

我再次想到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那里一定有一盏灯应该属于文学。有了一盏文学的灯，这座城市就永远具备打不倒的价值。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它却照样能够照亮人心，照亮思想。人心的很多幽暗之处，恰恰是需要文学来点亮的。我从今天在座的所有西海固朋友们的脸上，看到了黄土高原的颜色。黄土高原是黄土色的，风沙也是黄土色的，但是你们的脸上是有光彩的，是有亮色的。我不得不说，这正是因为文学的滋养和恩泽。我们昨天走在山路上，看到的灯光并没有香槟泡沫般璀璨，然而很美。因为里面有文学的灯，它照耀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沉静。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却很幸运地读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我必须说，它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亮了我生活中那么丰富而微妙的色彩。有光才有色彩。我国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的那些诗篇，其独特的意境和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心。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人们需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传达出了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表现出了一个时代最具本质的情绪，它们能

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特别讲到文学经典给他带来的力量和精神支撑，以及在他内心产生的深刻影响。当时总书记说，他从北京到陕北去插队，那里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他们就住在窑洞里。我昨天一到大西北，就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由一个北京的知识青年一下子住进了陕北的窑洞里。他说当时自己的心情是很消沉的，把铺盖在窑洞的土炕上一打开，噗噗的黄土都溅起来了，而且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扒开那层黄土，这日子可怎么过呢。总书记开玩笑说：这不是又过起山顶洞人的生活了吗？那个时候，总书记带了一箱子书，就是这一箱子书，使他的精神安定了下来，给了他精神力量。比如，有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里面有一个革命者拉赫美托夫，用最苦的生活磨炼自己的意志，每天睡在钉子床上。总书记说当他读到这部小说里有这样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不也是革命者吗？满目的黄土又算得了什么呢？书里的革命者钉子床都能睡。总书记读完这部小说后，当晚就把褥子从窑洞的土炕上掀掉了，他说咱睡不了钉子，就睡光板的土炕吧，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总书记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离村子三十里地以外，有一个乡村教师家里有很多藏书，其中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就走了三十里路把《浮士德》借来，读完后，再走三十里路把书还回去。总书记说借书还书这个过程，并不觉得苦和累，反倒是他当时生活中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他说正是阅读这样的文学经典给了他在陕北支撑下去的勇气，还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后来还当了大队书记，为了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条件，做了很多事情。总书记由衷地说，永远不能否认文学经典给予他这样一个青年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和勇气。

文学不仅照亮我的生活，也诱使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拿起笔学习写作，由一个忠实的读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之后当职业作家。但是我又经常想，当我成为一个写作者之后，当写作成为我的职业之时，我奉献给读者的文学

该由什么照亮？我想照亮文学的不是空想，不是狂想，不是炫耀技巧，它最终、最结实的还是生活。

对于作家来说，你要奉献给读者能够照亮他人内心、照亮他人生活的有光彩的文学，自己首先要有勇气坚守文学，要让生活照亮你所从事的文学。现在有一个大背景是，信息来得太过容易，生活反而是不容易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不能够折射这个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就难以成为经典。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不断发生变革的社会生活、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现实的特质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由此而衍生各种复杂矛盾的条件下，一个作家应该认真思考怎样用文学的方式，真实而深刻地书写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确地认知和把握时代的潮流，细致入微地直面人生诸多难题。文学不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粗糙的社会情报，不应该是某些迅速变换的社会话题的集合，不应该仅仅表达一般的时尚；作家更不应该成为流水线上的素材加工者，而是应该敏锐地感知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活力、奋发图强的中国，细腻地体会当今的中国人生动而深刻的多样情感。

摘自 2016 年 5 月 13 铁凝在西吉“文学照亮生活”
中国作家协会全民公益大讲堂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坚定的自尊书写

张贤亮

张贤亮，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代表作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2014年9月27日病逝。

多年前，我读过石舒清的一篇小说，题目好像是《锄草的女人》，那女人蹲在田里锄草，直到锄完了一篇小说。由此我记住了石舒清，那种人与土地的相亲感动了我。土地，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乡土，此后一直是石舒清的主题。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石舒清对土地的深情不可思议，因为那里是西海固，是中国最贫瘠的地方，干旱年复一年地煎熬着人畜和草木。

但在石舒清眼里，土地就是土地，是世代生息之处。他的小说常常有很强的仪式性，《清水里的刀子》是“死”的仪式，《清洁的日子》是“清洁”的仪式，锄草其实也是一种仪式，那个女人在清洁土地。在这种种仪式中，土地有了一份安然，人有了一份尊严。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得到改写。自《人生》中的高加林在乡村和城市间痛苦的歧路徘徊开始，这个主题就获得了一种自然的惯性，“土地”被置于“城里人”审视和批判的

目光中，而我们的绝大部分作家都乐于证明自己是“城里人”。在一种二元论世界观中，一边是乡村，一边是城市，一边是落后愚昧和绝望，一边是进步文明和希望；每当城市和乡村相对而立的时候，它们就同时被取消了本身的质地血肉，沦为对立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观念，通过这种斗争和矛盾，作家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那就是我们与乡土中国的全面决裂。

当然也有人讴歌土地，似乎土地是他的“精神家园”，但“精神家园”的意思就像酒吧里挂着的一件蓑衣，“土地”是一个虚悬的能指，它不指向任何一片真实的土地，它仅仅喻示着都市生活的空虚无聊。

而石舒清却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吾民”，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谈起西海固，据说那里的农民有的被迁移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但过不了多久，有些人又回到废弃的村庄。谈者说到此往往是一脸悲天悯人、怒其不争的神情，我亦附和道：是啊是啊，真没办法。

但是，现在我对那些回乡者怀有敬意。通过迁移，他们得到了很多，得到了水和肥沃的土壤，但他们却失去了石舒清笔下的那个价值世界，在得失之间他们做了自尊的选择。

土地的自尊、乡土的自尊，我们必须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我们的现代性规划中某些根本的精神缺陷。

绿色之路——固原行

陈育宁

007

名
家
笔
下
的
固
原

陈育宁，1945年1月生于宁夏银川。曾任银川市委书记、宁夏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2003年6月，草飞树长。由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宁夏南部山区生态重建实证研究课题组又一次来到固原。我们对固原市五县一区的23个退耕还林还草点进行实地考察。千里之行，令人振

奋。原来焦黄的莽原上，绿色已不再是零星的点缀，茂密的森林、辽阔的草场、葱绿的田野已不再是幻想，恢复生态的曙光在前，脱贫致富只是时间问题。

新的西海固形象正在树立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一提起贫困、干旱、落后时，许多人总会想到西海固。这里是宁夏的“半壁河山”，包括固原市的五县一区和吴忠市的同心、盐池县在内的西海固，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地处我国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风沙区的过渡地带，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全国有名的老、少、边、穷地区。1982

年该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44 元，70% 的农户不能维持基本温饱，人均耕地 6.05 亩，粮食亩产量只有 30.6 公斤，年人均有粮 158 公斤。“西海固”已成了中国贫困的代名词，一个贫困形象久久地留在人们印象之中。

我们这次考察所见所闻表明，西海固地区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全国生态环境最恶劣的地区已经踏上了一条初步显现的绿色之路，荒凉、落后的西海固正在渐渐消失，一个新的西海固形象正在悄然树起。

退耕还林还草实施三年来，固原市以空前的速度，于 2000 年至 2002 年共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184.4 万亩（其中退耕造林 95.9 万亩，荒山造林 88.5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已经从 1982 年的 1.44% 上升到 12.8%；三年来，全市每年种草面积约 40 万亩，2002 年底全市多年生牧草留床面积达 183 万亩。到今年 6 月份，已播种牧草 76.74 万亩，占全年总任务的 83.9%。

生态植被的变化可以用数据进行比较说明，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无形的，是难以用数据统计的，这就是人们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揭开西海固久远的历史，诱人的绿色曾存在于现实之中。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人口少，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基本适应，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唐宋以后，随着频繁的民族间的战争，大量驻军及屯田滥垦，使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激增，单一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不可替代的主导产业，加上气候干旱逐渐增强，西海固像整个中国的西部一样，从繁荣走向衰落，从富裕走向贫困，生态从繁茂走向荒凉。这种状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开荒种地，一直没有间断对自然的掠夺式索取。传统的农耕方式，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盲目垦殖，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使人们陷入一种人口增加——开垦——生态破坏——贫困——人口增加的恶性循环之中。

多少年的教训，人们痛定思痛，看着被干旱和沙漠吞噬的土地，逐渐认识到一个核心问题，在人口、粮食、土地、环境这个链条上，关键是怎样处

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人与自然如何协调相处的问题。西部的衰弱，是从自然环境的破坏开始，结果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下坡路，使人们失去了生产的条件，进而失去了生活的条件，最后得出一个无法生存的结论。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现代人终于认识到，必须尊重客观，顺应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生态、人口发展的良性循环。

尽管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还需要不断巩固，但毕竟这个开端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这次考察中也看到，过去认为改变西海固干旱荒凉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困难的，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林草植被的完全恢复是在遥远的未来。似乎谁也没有料到，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充分说明，只要认识对头，尊重客观，信心加苦干，改变并不难，问题是我们是否抓住了要害。

无限的创造力

在通常的词典里“贫困”和“资源匮乏”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说到西海固，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资源十分有限。但资源有限的地区，未必就一定是贫困地区。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家，但是现在的日本正发展成为科技、经济发达的国家。在韩国最具规模也最先进的浦项钢铁厂大门上额有一条十分醒目的标语，上面用汉字大大写着“资源有限、创意无限”八个字，这可能是他们的办厂理念。看来，任何地区资源的丰贫多寡都是相对的，地球上不存在“要什么有什么”的宝地，资源同样丰厚或同样贫乏的地区也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状况。这其中最发人深思的就是如何调动人的创造力，去改变现状，推动发展。

应该说，西部也有西部的资源，但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需要调动我们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包括思想的解放、发展的思路及工作方式和重点，就是说认识要对头，政策要对路，措施要得力。在这次千里之行的考察中，我

们强烈地感到，生态重建战略的实施，正在把西海固地区干部群众中蕴藏着的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到达彭阳县大沟湾小流域治理区，米副县长指着山顶的沙棘、隔坡地埂上的苜蓿柠条、山坡缠腰的桃杏，自豪地给我们介绍，他们1996年学习外地做法，结合当地实际，摸索出造林种草技术，在造林整地上创造性地提出“88542”隔坡反坡水平沟整地标准，以达到水不下山、泥不出沟、截流蓄水、提墒保墒的目的。这种模式现已大面积推广。这个县从1983年建县以来，一直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坚持生态建设，全县森林覆盖率由建县之初的5%提高到15.6%。

在原州区，黑城、三营、炭山三个乡镇属水土流失严重的干旱丘陵地区，这里正在建设一个双岭万亩柠条基地，规划总面积3万亩全部纳入退耕还林项目中，目前已实施2.6万亩。项目实施3年后，仅采收柠条籽种就可给当地群众增收500万元。这样的规模和效益，只有在今天退耕还林还草的大背景下才能取得。

